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三百廿九号

二零零八年
五月一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新闻汇编

重要时事	2
再现神传文化 神韵艺术团美加受称赞	2
纪念“四·二五”九周年 呼唤正义良知	3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5
大陆综合	6
大陆综合消息	6
严正声明	7
世人觉醒	7
人心与因果	8
海外综合	9
海外综合	9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有删节）	10
做整体一粒子	25
遇到干扰心不动 实修自己步不停	27
修好自己 才能更好的救度他人	30
你带手机了吗？	31
“向内找”不能成为一个“口头禅”	32

今天要劝退几个，结果面对面送《九评》八本，资料带少了，送了十多份，劝退十人，九点半去十一点半回。在救众生的过程中体悟到师父的法《如来》：“踏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 法理洒遍世间道 满载众生法船开”。

一天我出去讲真相，走了半个小时也没讲一个，后来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师父带了俩徒弟，师父要看看这两个徒弟的石刻技术学的如何，就叫他俩出去雕刻佛像，一年过去了，小徒弟回来告诉师父他雕刻了一千尊佛像，而大徒弟只雕了一尊佛像，后来师父才发现大徒弟雕刻的是一尊巨大的佛像，就是乐山大佛，而小徒弟雕刻了一千尊小佛像，当然这只是个故事。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做那个大徒弟，不求名不求报，踏踏实实讲真相，救众生，把真相讲到位，真正的救了那个人，而不只是劝退了事，哪怕我今天只劝退了一个，我也要像雕刻一尊大佛一样去努力，我的心性升华上来了，接下来我抱着讲一个就彻底讲明白一个的心去救人，给二零零八年神韵晚会光盘，也给资料，一路下来，从下午四点到六点进家，劝退十一人。

今天写这些，是想让那些在劝三退这件救人的事上，不知如何做或做不好的弟子，有个借鉴，也算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的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法理上明白后，在工作环境中，在家庭中能够遇到矛盾找自己、修自己，用法来指导自己，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境界，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对指责不动心，面对批评向内找，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了，自己的境界也高了，讲真相劝三退也提高了，每天利用上下班时间退五、六个是轻轻松松，有时退七、八个。

有一段时间劝退怎么也不行了，老是徘徊在三、五个之间，后来有同修给了我一本书《修掉嫉妒心》，刚给我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哪有什么嫉妒心呀？看完这本书才发现自己的嫉妒心已经强烈到自己都察觉不到了，嫉妒同修做的好，自己就拼命显示自己如何如何，嫉妒同事、自己丈夫花钱多心里也不平衡……，发现之后修去它，劝退救人的事又顺利了，就这样不断的发现自己不好的心，不断的修去它，自己也在不断的升华。

前几天早上想到郊区发资料，发《九评》，并没有想我

去掉积存在我们头脑里的变异糟粕	33
旧势力到底安排了什么	34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助师正法今朝行	38
在讲真相中提高心性	43

新闻汇编

明慧周刊 二零零八年四月廿五日—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重要时事

再现神传文化 神韵艺术团美加受称赞

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欧洲十八个城市进行四十五场演出后，载誉归来，赴美国中部四大城市，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在堪萨斯城演出，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在圣路易斯市演出。神韵节目再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受到东西方各族裔观众赞赏。

堪萨斯公共电视台董事长郝格斯特罗姆说，神韵巡回艺术团以中国各民族歌舞演绎纯正古老中国文化的节目让他陶醉其中，“就象看好电视电影一样，我眼睛都没有离开舞台。”他激动的说：“准确的动作、优美的音乐，还有漂亮的服装，演员简直棒极了，这台节目真是美丽壮观。”

画家麦考恩·爱德华兹在观赏演出后说：“非常优雅，非常美丽，好象在读诗，聆听真理的教导，如同梦幻。”“今

晚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共要把这些东西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从来不了解这么多。不管中共怎么宣传，我从晚会看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拥有的美丽的真理。”

从台湾来美国的何书昀是东方艺术史博士，她表示：“演员的舞技都很精彩。尤其表现两个年轻人的那出戏（《善念结佛缘》），没有斧凿做作的痕迹。我喜欢这种象敦煌飞天的那种传统的东西，让我想到古代的壁画，的确跟西方的芭蕾不一样。同时我也喜欢女孩子的群舞，歌声都很棒，让大家看了都很快乐。”

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完成亚洲、大洋洲十九个城市近百场演出后，载誉归来。

华盛顿州副州长布雷德·欧文偕夫人和孙子一起，观看了四月二十四日神韵艺术团在西雅图的第二场晚会。欧文表示，神韵晚会的节目令人惊叹，很吸引人，很有中国人的那种优雅的韵味。欧文说：

“我非常欣赏中国舞蹈独特的舞蹈韵律，非常独特，你一看

份，不重复发。多跑些地方，爱惜资料，远路近路我们都去送到。

为了讲真相，我们还去外地旅游。出去时也把家人带上，到达目的地后先把家人安顿好，很快大家就出去送真相资料。两年内我们去过了十多个城市，给那里的众生送去佛法福音。我们也到过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寺院和道观，选择适合寺院道观的真相资料送去。每到寺院或道观我们都发出强大的正念：三界内操控他们的乱神，让那些出家的人早日明白真相。我们做到了不管冰天雪地，风雨无阻。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大法弟子的事情。两年内我们发出各种真相资料几万份，使用了面值大小不等的真相钱币。我们把三件事放在首位。每个人都坚持背《转法轮》多遍。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平时都能主动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去做各种证实修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外地同修流落到此地，我们知道后就赶快送去钱和衣服，问寒问暖。

我们都是冒着天胆随师父下世的，现在我们又放下生死的助师正法，我们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好、走稳每一步。我的修炼状况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的很远，有些地方悟不到，做的不够好，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讲真相中提高心性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以前讲真相、发资料，无论多艰难险阻，一直做的比较好。自从劝三退开始，做的比较差，一年多也没劝退几个，后来就多学法积极劝退，利用下班回家时间，或休息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小时）讲真相、劝三退。我想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开始劝退时总是张不开嘴，但努力去做的时候就会做好，比如：我第一个劝退的人，是我走了很长的路，碰着一个村里人，一劝就退了，我信心大增，一连劝退了三个人。第二天也是第一个人一劝就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是师父在帮我走出来。后来就不太顺利了，有时一个也退不了。后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在劝退过程中我抱着求数量的心，挑人讲的心，挑面善的讲，还掺杂着怕心，通过学法把这些心放下之后，劝退又顺利了。后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劝退不顺时，我都向内找，修自己，我知道众生不能得救都是自己修的不好。

几个月来我劝三退的人数每天都是三、五个突破不了，后来通过背师父的二零零五年《旧金山讲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的《转法轮》及经文我几乎都背过）明白了，讲真相、劝三退也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的提高是和自己的境界分不开的，“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

因为经常就会遇到文化高低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的人。面对这些不同的人弘法，方法也随着变。文化高的人爱问理论上的东西，职位高的人架子大不太容易沟通，只有普通老百姓好接触。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当我给他们弘法，他们明白真相后都感动的流出了眼泪，他们是真心渴望在大法中得到解脱。

也有的人根本啥也不相信，可能缘份不到，只好暂时先放弃。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光是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做好三件事情，在这当中时刻都要记住修炼自己，心性都得提高上来，在复杂的人群中一言一行都是在证实法。如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常人中我行我素，神神叨叨，在魔难来时及过各种关时不分场合在常人面前和常人一样不修口会给大法抹黑，造成不良影响，这都是信师信法不够，没有完全溶入大法中。

我每次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就对老伴说“出去买点东西”，或“看望朋友”等等。把老伴安排好我和同修们就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把资料发出去。时间长了有的同修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不真？我是这样认为的，家里的人是常人，我们是修炼的人，特别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做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是在救人啊。神做什么事情怎么能告诉常人呢？常人要是都觉悟了，

也就不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讲真相了，就是同修之间有些事情也不能随便去讲。对常人说自己做的事有什么用呢？我认为这不是说不真，是救度众生的需要。

我的家人也在转变着，老伴、儿子都“三退”了，常念“法轮大法好”，儿子开始看《转法轮》了；女儿也接受了护身符，也常念法轮大法好。

我身边的同修有军人、教师、机关干部、医务人员、工人、商人、专设协调人等等，以法为师，有事共同商量，各自都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互帮互学，共同精进。也出现过认识不一致和一些小矛盾，通过学法很快解决了。我的年龄比她们都大些，同修们有什么难事都愿意找我交流，我和同修的亲切感胜过家人。从我做起，同修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有许多人心还没有去掉，遇事不够冷静，听了不顺耳的话，还在为自己护短。

“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转法轮》）。我会更加认真学法背法，修去自身的执着，清除思想中所有杂念，各种执著心，提高心性，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

我们这些同修家中都有不同的困难，不能因为常人的事把我们都捆住了。救度众生的事最重要，什么事也挡不住。我们这个小组每周集体学法一次。每次出去送资料两人一组，互相关照，一层楼送一

到那些舞蹈演员的表演，你就会从中领会到那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优雅和美丽。”

驻西雅图土耳其总领事约翰·高肯。他在中场休息时表示：“太美好了，尤其是击鼓，表演的太杰出了，服装的色彩绚丽，太棒了。”高肯说，其中让他觉的惊奇的是天幕，“我没想到在传统文化表演中会有这样现代的呈现方式，这本身给演出增添了不少风味，希望以后我还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演出！”

波音747设计师布瑞尔高肯瑞斯观看了神韵在西雅图的最后一场晚会后表示：“在这台晚会里我看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我觉的我好象抓到了中华文化艺术的核心，深深的触动着我。”他说：“你知道吗？在很深层次中，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艺术可以触动到内心深处，对我来说，我们家人都很陶醉于中国文化，在表演中，我看到中国文化的灵魂。”

朱晓霞女士来自中国广州，现在是西雅图新闻华州邮报的总经理，她兴奋表示：

“整体感觉很优美，感觉神韵花很多时间在这里面，让人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感受。我最喜欢女孩子在碧波荡漾，那个景色好美，真的好美。”节目丰富多彩，有的一下子把你带到五千年前的国度里，那个神话世界里面，满好的。”

神韵纽约艺术团于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在加拿大温哥

华演出，将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给加西的中西方观众。

温哥华交响乐团董事乔治·泰勒先生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表示：“演出非常杰出，节目编排的非常好，色彩斑斓，演绎的非常好。”泰勒先生表示最喜欢《仙女踏波》的舞蹈，他说：“那些舞蹈演员们，甚至走路时肩膀都不动，看起来好象是在飘。”

四月二十七日的表演，给电影制作人丹和他的太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说：“很多西方人不太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我今天在节目里学到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有很深中国文化内涵的演出。”

画家贾奈尔站在观众的人潮里表示神韵给他最特别的感受是：“节目展示了中国五千年古老的智慧和生命的最本源。”他说：“明显感受到演出的舞蹈背后所传达的一些讯息，因为兰里市是多元文化的城市，这个演出对地方的影响非常重要和重大，神韵纽约艺术团为社区丰富了多元文化的色彩。”

纪念“四·二五”九周年 呼唤正义良知

全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在所在国中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九年前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要求中共尽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四月二十五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中午来到市中心——

玫瑰堂前地向澳门居民和游客散发印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彩色气球和法轮功真相小册子。

美国首都华府地区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纪念“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和平上访九周年，悼念成千上万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同修，呼唤正义良知，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休斯敦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九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纪念“四·二五”九周年，同时抗议中共利用奥运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排起“真相长城”，用中文、英语打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身体健康，人心向善”“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在中国的劳教所里发生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兽行”等横幅，呼吁世人及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暴行，并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英国法轮功学员首先在伦敦闹市区进行了游行，队伍从中国驻伦敦使馆前集合出发，途径著名购物区牛津街、唐人街、娱乐中心莱斯特广场，最后抵达著名的鸽子广场。

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北部城市博德，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展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以

及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的图片。荷兰大法学员来到驻荷中使馆前，展示功法，同时也展示图片真相资料。警察先生说：“尽管大使不愿看到任何抗议，可是在荷兰人们有言论和抗议的自由。”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国家电视台和一些媒体采访了本次活动。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前举行纪念活动，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人权律师卡洛斯先生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罪行终将受到法律制裁。现在西班牙法院正在就江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展开调查。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将站在人类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迫害正信，人间法律不容，天理更不能容！”

爱尔兰、德国、瑞典、瑞士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使馆附近举行了烛光守夜等活动，纪念九年前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丹麦学员在哥本哈根中使馆前，再次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芬兰部份法轮功学员打出“强烈抗议中共利用奥运加重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并用喇叭一遍遍的以中文、芬兰文向来办理签证的中外人士，讲述着四·二五的由来、及九年来全世界大法弟子理性反迫害、坚持不懈讲

你知我知。我现在给你起个名，你“三退”了，我就当你面把它烧掉，别人谁会知道呢？我今天是专程来救你的，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怎么会害你呢！你放一百个心吧……”，他说：“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了，就听你的吧。”我给他起了个名他同意了。写完后他赶紧找火柴帮助我把纸条烧掉了，我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又有生命得救了。

对居士洪法，我首先问修什么法门的，一般修净土的多，也有修其它门派的。我问：想修快，想修成吗？都会说“当然想”，我说，告诉你们一个方法诚心念九个字，按真善忍去做，你的愿望都会实现。他们基本都能接受。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想方设法去接触各方面的人向他们洪法讲真相。这些人有地方的，有部队的，还有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的，有作家，画家，高级知识份子，有在法院工作，有在单位保卫科工作的。我有两个亲戚，一个是派出所的片警，一个是公安局巡警。他们都接触过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由于我向他们洪法时间早，他们明白了真相，因此他们都没有参与迫害，还办了“三退”。我到农村去办事，把这个村一半的党员包括支部书记都劝“三退”了，也向他们洪了法。

每次陪老伴住院，对医生、护士、清洁工、同病房的

病号洪法劝“三退”；串门看望朋友，走在路上，去理发，照相，坐公交车或出租车都可以洪法劝“三退”。我的口袋里总会装些真相资料顺手放在路边自行车筐里，或楼道，门道里。

我也用真相纸币洪法讲真相。小面值钱币印上洪法的内容，不论到什么地方买东西都能用上。遇到麻烦事不要慌，脑子急转弯去面对。有次我去买菜，小伙子接过了我付的钱大声对我喊，哎，你这钱上面写的什么呀？我转过身笑着问：写的啥？你念念我听。小伙子大声念：“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体健康保平安”我马上抢先说：“这么好的话你拿到了该是你的福份，这钱是别人找我的，我还没看到呢。”我伸手去要：“拿来，我给你换一张”，旁边的人说：“要，要，不换！”我向他们笑笑走了。

以前我很怕与老伴一起出去串门，看战友、同学，因为有他在当面洪法不方便。后来悟到也是执着心，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环境，是对我的考验，对我的锻炼。正是这个环境中的众生需要我来救度，如果老伴不带来我还找不到这些人去给他们讲真相呢！有次我陪老伴去看他的老战友，他们说了会话，老伴要去上厕所，我赶快向他战友和老伴洪法，就这宝贵的几分钟，他们老俩口接受了我所讲的，同意“三退”并接受了护身符。

的客人，白天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学法炼功只能在晚上。有一天我家来了几位客人，在吃饭时当着老伴的面向来的客人洪法，讲大法受害的真相，老伴急了当着客人的面就乱骂我，过后又说给我丢人。我说是为了救你的朋友，他说：“别人好坏和我们没关系。”老伴有很多坏毛病，我打电话他偷听，我的背包他经常乱翻，发现大法资料他就会大做文章，一追到底，而且还煽动孩子向我进攻，对大法没一句好话。

有天我炼功时师父点化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方水池，四周壁上和池内水面上都爬满了大大小小的鳄鱼，我在水池的中间坐在一条最大鳄鱼的身上，听到有人说，她坐的是一条最厉害的鳄鱼。出定后我悟到我现在修炼环境是很复杂的，到处都是邪灵在干扰。我时刻记住师父的鼓励，改变洪法的方法，不在老伴面前给客人讲了，在送客的时候，就抢先一步去送客人，在楼道或在大门口，想方设法让客人停一会，向客人讲真相，虽然时间短，但都能针对不同的文化层次，职位高低，采用不同方法去讲，效果不错，大多数都能接受并同意“三退”。

有一次我家来了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地下党员和他的老伴。他们走的时候，我赶快去扶着他们出门。在下楼时我笑着说：“老哥，听说你是一位老地下党员，你看这个党怎么样？”开始他不说话，但能看出

他那哭笑不得的样子，我又笑着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中国哪个运动你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老毛把他身边的老战友都给整死了，整天斗这个斗那个，连圣人孔子都翻出来批斗了。文化大革命有没有斗你？你这位老地下党员老毛也没有重用你，你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共产党执政以来滥杀无辜，天怒人怨，天要灭它保它干啥？把党退了吧。”他说：“是啊，现在党风坏透了，贪污腐败，完了，这个党也早该完了，你就给我退了吧。”我给他取了化名，他很高兴。他的老伴身体很不好，我对他老伴说：“老嫂子，你身体不好，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只要你用心念，你的身体就会好。”老两口忙问是哪几个字，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很高兴的接受了。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为他们的得救由衷的感到欣慰。

对职位较高的人洪法得注意方法、策略。这些人怕心重，怕丢官，又怕丢面子，比较难沟通。我和一位职位很高的军人原来就熟，所以我说话就直，谈到党内的一些事情，他也认同“党风”坏了，可我劝他“三退”，他就害怕了，急的脸都红了，说我在胡来。我就针对他的怕心对他采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我笑着对他说：“我是发自内心为你好，人做事叫天看，人的头上有神灵，今天咱俩说的这件事天知地知

真相的历程。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都在中使馆前举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共的非法残酷迫害。乌克兰人阿列克商德拉·高恰琳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年了，她说：“我们每天都在中使馆前举行活动，唯一希望是，中国大使馆能把我们活动的情况转告给中国政府，尽快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而且在奥运会举办前夕，迫害还在加剧，这与奥运精神背道而驰。”

四月二十五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悉尼、墨尔本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重温当年的历程，并悼念成千上万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同修；回顾法轮功九年来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和平理性反迫害之路，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学员来到中共驻新西兰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以纪念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九周年及悼念九年来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

在日本名古屋，近二百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纪念四二五反迫害大游行，同时，天国乐团也第一次亮相名古屋，引起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

印尼学员来到中使馆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同时向世人表达法轮功反迫害的心声。马来西亚大法学员四月二十六日在吉隆坡著名旅游景点蒂蒂旺沙公园的湖边展示功法，举行

反迫害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人权迫害。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辽宁新民市姚堡乡北安村法轮功学员赵寿柱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发真相资料时，被新民市国保大队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新民市看守所，赵寿柱绝食抗议迫害。新民市公安局和市医院勾结，对赵寿柱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年仅三十七岁的赵寿柱出现生命危险，于四月十四日被其姐姐“取保”接回，在二十日左右含冤离世。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午，河南南阳市政法委「六一零」、宛城区、卧龙区、高新区的国安、公安同一时间采取非法抓捕行动，现获悉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五个真相资料点被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南阳警犬基地。

家住北京朝阳区管庄周家井大院的原清华大学博士生俞平及妻子赵玉敏于四月十九日被杨闸管庄派出所七名恶警无故闯入家中抄家并绑架，现被关押在东城区七里渠派出所。和俞平夫妇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郭丽、金玉兰、赵京敏、俞平的母亲等。俞平是清华大学热能系一九九五级硕士研究生，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二零零零年学位论文答辩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同年六月到天安门广

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清华大学拒不授予学位。后又因讲真相被非法判刑四年。俞平妻子赵玉敏也曾被非法判刑，关押于北京女子监狱。他们都遭受种种非法酷刑与折磨。俞平夫妇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留在家中。

吉林省中共不法人员以奥运安全为名，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于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左右对法轮功修炼者又一次实施抓捕，迫害中国无辜老百姓。吉林市、长春市、松原市、通化市、梅河口、蛟河市、公主岭市、图们市、伊通县、乾安县等地不少法轮功学员被恶警劫持。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长春欧亚科技城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厅局长亲自上阵，指使长春市曙光路派出所，非法抓捕在欧亚科技城九楼及长江路科技城四楼上班的李劲松等人。据了解，恶警们已跟踪多日。此次绑架损失很大，电脑、手机、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价值十多万元。现在欧亚科技城的两个店面与长江路的店面均有便衣看守。

◇四月二十五日中午，河北省冀州市公安、六一零、广播局、南午村镇政法委、派出所出动七、八辆车，十七、八

个人，不出示任何证件，私自闯入四户法轮功学员家中，以查卫星收视大锅为名，进行大搜查，到处乱翻，强行抢走三个小锅，一个大锅、VCD一台，抢走大法书和经文。

◇新疆乌鲁木齐大法弟子侯继红，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针灸医师，已退休在家。工作期间曾是业务骨干。新年后，侯继红所在医院领导希望返聘她回医院，但侯继红于三月初突然失踪，十多天无消息。后有好心人电话告知，侯继红被非法关押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女子看守所。侯继红的儿子杨磊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劳教所不准接见，侯继红已近一年没有见到儿子，精神受到很大伤害，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血压常常在二百多。

◇中科所广州地理化学研究所工程师王英、研究所职工家属赵平四月十五日被国安和派出所恶警绑架。王英曾于零零年到零二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槎头劳教所。由于她是唯一掌握研究所一台精密仪器使用方法的工程师，仪器被搁置，中科所广州地理化学研究所在经济上损失惨重。零二年后，王英又从新使用该仪器，为研究所做出很大贡献，是公认的优秀工作者。据单位说，这次绑架并抄家的情况事先根本不知道，否则不会同意。

◇深圳法轮功学员张元梅在讲大法真相时被恶人举报，现被关押在沙头角看守所遭受

可怎么办呢？我还没有开始修炼就犯错误了，赶快双手合十对着书中师父的照片说：“请原谅我，师父。”十年了，这本《转法轮》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每次读到被勾画的地方，我的眼泪就不由得流下来，双手合十说：“对不起，师父……”

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真如鱼得水一样，师父的高深法理在指导着我向高层次上修炼，各方面都提高的很快，我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终于悟到了这本《转法轮》就是千山南海北，东奔西跑，千辛万苦要找的师父呀！书中说的每句话都是在给我洗脑呀！对着师父的照片我放声大哭，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向师父请求说：“师父呀，您收下我吧，收下我这个迷了路，忘了回家的弟子吧！”从这天我发誓跟着师父一修到底。

七二零后我受到干扰。我的老伴是个老兵，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揭发、举报、写匿名信的都有，每天找我谈话的人都不少于十几个，也找我老伴谈话，对老伴、孩子压力很大。老伴他们就不准我再炼功了，我处于无奈只好暂停炼功。不能炼功了那个滋味可难受了。就象一个人把魂丢了一样，当时我也有怕心，别人对我一厉害我就让步了，所以一直被家人他们牵着走。想来想去不对劲，自己应该管住自己的这颗心，应该自己说了算，于是等到家人睡

觉了我又开始炼功学法。有次我学法被他们看到把我的书抢走了。这次我没有停下，仍然是躲躲闪闪的偷着炼功学法。几个月后又被他们发现了，这次老伴很厉害的又吵又骂，还要去举报，声称要和我离婚，象发了疯一样大声乱喊，说共产党是狼，他愿做狼身上的毛……。

老伴这次的疯狂倒使我很冷静，也很清醒，我也悟到了向内找自己。平时由于人情太重，怕心多，根本没有放下人的心，一念之差走了弯路。我必须正念正行面对这一切。我对老伴说：“你去举报吧，我什么也不怕了，离婚我更不怕，我宁肯不要这个家也不会离开大法，你去做你的狼毛吧！”说完这些话我内心感到很轻松，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一正压百邪”和“一个不动能制万动”的法理的涵义。

老伴听我说完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说：“算了算了，我不再管你了，你就在家炼吧，可别叫别人看见了。”

我的老伴一辈子从军，党文化的毒害在他脑中根深蒂固，脾气很坏，身体受过重伤，还有其它的重病在身，生活基本上是个不能自理的人，对我出去证实法肯定会有影响，我悟到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想挡着我出去救人。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必须正念正行。每天我忙碌的侍候着老伴，又要招待来往不断

“漏”，只要用大法的法理稍加分析，就能识别它们要干什么了，在正法的基点上再去找自己的执着，修掉它，不让旧势力间隔整体的阴谋得逞，也就很容易了。

越到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考验越严峻、越关键，如何能清

醒理智对待修炼中出现的各种干扰、迫害，时刻用神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修炼人必须面对的考验。万古机缘切莫失去，真心希望同修们越来越成熟、坚定，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向伟大的圆满！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明慧周刊 二零零八年四月廿五日—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助师正法今朝行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得大法十年了，得法前我是居士。一次偶然的机会有遇到了一位一百五十岁的老和尚，见面后好象很熟，交谈了几个小时，他讲的话大多数都是我从没有听说过的。他说：人类有大灾难，死亡的人太多了；又告诉我今后的人会飞檐走壁的。我好奇的问这些人在哪里呢？他说都隐居着呢，到什么时候都出现了。我又问是什么灾呀？他说大多数是瘟疫，我说有没有办法救？老和尚说：有是有，能得到的就有救了。我也顺便问他：“我有师父吗？我有使命吗？”他笑了笑说：“当然有师父，你也有使命，还没有到……。”见过老和尚后我坐不住了，总想出去找师父，山南海北东奔西跑去过大不少寺院，道观，又去参加了好几个气功学习班，花了不少钱。劳民伤财，白跑了几年也没有找到我的师父。

有天听朋友说现在公园里

有人炼一种气功叫“法轮功”，挺好的。炼的人很多，让我去公园看一看。我说，不去不去，炼功也找不到师父，白花钱。他说这气功不要钱，我说不要钱也不去了。几天后他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付了钱顺手将书放在书架上。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无意中看到这本《转法轮》，不由得想看，当看到师父的照片时觉得很面熟，很亲切，并且看到师父在向我微笑，当时我全身象通了电一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师父的面。从这天开始我看书了，书中说的话好象在哪听到过，每句话每个字都象吸铁石一样吸住了我的心，激动的我直流泪，一边擦泪，一边看书，一手还拿着一支笔在一些词句上勾勾划划的，真想一口气把书全部读完。当看到第九讲《悟》，老师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拿笔的手在发抖，浑身都出了汗，心想这

迫害。张元梅于今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身上的肿瘤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怀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心，张元梅开始了讲真相，劝三退，证实大法。

◇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以梁世滨为首的恶警，近期接连骚扰、绑架江北区退休教师严光碧、文斌、王素碧、胡占英等法轮功学员。目前这些退休教师下落不明，估计被劫持在某地强制洗脑。

◇我们是广州的同修，最近看到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文章《就师父近期两篇新经文与重庆同修切磋》，发现文中提到的中共特务“易腾飞”与我们这里的一个从贵州来的一个叫“易思恒”是同一个人。“易腾飞”也叫易思恒、易正、小易、阿贵等等。其实关于他的很多消息是“六一零”放出来的，包括他以前在贵州省都匀监狱遭受的“迫害”以及在广州九月二十三日被捕中“出事”等，应该都是编造的。此特务在贵州、广州、重庆、上海等地相继被发现，造成很大破坏。两年多来，他一直在广东活动频繁，和有关协调人关系密切，对许多资料点与有关人员颇为了解。鉴于此特务在全国各地到处流窜，伺机作恶，特别提醒各地同修注意其行踪，不给其市场。此特务高约一米七六，照片和相貌特征请见明慧网文章。

严正声明

本周三百六十一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六百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

山东省平度市邪党政府于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起，在平度党校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和部份村支部书记会议，到三天即十七日下午由平度“六一零”恶首王欣玉（女）所谓的“讲话”，诬蔑法轮功，毒害世人。王欣玉一上台，台下一片哗然，听众面带鄙视与不屑。时间不长，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台下打起瞌睡。有的则小声议论：“人家法轮功都是些好人，迫害人家真是不可思议。现在社会上明抢明夺，大白天打劫，怎么没人去管。”“管？谁管？现在警匪一家，怪不得老百姓都盼改朝换代呢，这个社会是完了。”……从台下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内部的党员也在觉醒中，邪党迫害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

民众揭露：北京朝阳区管庄一家人遭绑架

我们是北京朝阳区管庄的
市民，对最近恶党象疯了一样
到处乱抓人很是气愤，今特揭
露出一条消息，希望有人能帮
帮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四月十
九日星期六，不知哪的警察将
我们院一家炼法轮功的人都抓
走了，包括有一对中年夫妇，
妇女的妈妈和妹妹，名字不太
清楚，只知道女的姓赵。

人心与因果

大法救了刘老汉

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北边某
乡村，有一刘老汉，今年八十
二岁。前两年刘老汉因患胃癌
无钱做手术，在家挨时光。幸
遇一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能救
你命的只有大法。并把《转法
轮》和真相材料送给刘老汉
看。刘老汉明白了真相、退了
党，看《转法轮》后半年身体
好转，并能下地干活。刘老汉
见人就说是大法救了他的命，
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表示要
选择走修炼之路。

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市迫害法轮 功者遭恶报案例

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
恶果，善恶有报是自古不变的
法则。在哈尔滨市、双城市那
些死心塌地的跟随江××流氓
集团迫害追求“真、善、忍”
做好人的恶徒一直在恶报中。
以下仅举几例：

七·二零以来，黑龙江省的
一些高官善恶不辨，把迫害法
轮功当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
重。零四年黑龙江省原省委书

记徐有芳、省长田凤山、省委
副书记韩桂芝、副省长傅晓
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
举，省委常委、秘书长张秋
阳、省高检察长徐发、省高法
院院长徐衍东等均被免职，全
省各市追随江氏流氓政治集团
的贪官污吏受牵连的数十人。

**双城市原联兴乡派出所所
长**吴建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
恶报患怪病死亡，并殃及老
婆、儿子暴病命丧黄泉。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原副所
长**蒋清波，多次在看守所恶毒
谩骂法轮功，打骂法轮功学
员，被打死的周志昌就被他施
过酷刑。二零零二年九月蒋清
波突然象得了重感冒一样住
院，结果确诊为癌症，不几天
就死了。

零三年新年前一天晚上，
双城恶警王志刚绑架贴真相标
语的法轮功学员，并施以毒打
和谩骂。法轮功学员向其讲真
相不听，还变本加厉的叫：
“我就踢你，看你能把我怎么
样。”二十天后，王志刚突患
双侧股骨头坏死，三十岁刚出
头的他至今仍在轮椅上度日。

双城市东风派出所所长刘
春阳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成了
双城市迫害法轮功专案组的主
要成员。他是将法轮功学员周
志昌折磨致死的主要帮凶。零
一年一月，他突然身体右侧偏
瘫，虽经多方救治，但已无法
恢复正常，至今不能上班。

赫伟东是**双城市某公社干
部**，为了往上爬，本不是主抓
迫害法轮功的，他利用一切机

在！从旧势力的出现，到消除
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到它们
垂死挣扎的表现全都不承认！

四、利用大法弟子的执着 和怕心

当地曾经有一位同修对儿
子的情很重，讲真相中又有怕
心，她的儿子被另外空间的坏
东西控制，从楼上跳下来，摔
成下肢粉碎性骨折并精神失
常，同修的精力全都用到了孩
子身上，被死死的拽住，几乎
快崩溃了。那个操纵孩子的邪
恶嚣张的对同修叫嚷：“你完
蛋了，你完了！”这种邪恶的
安排既严重干扰了同修做好三
件事，又毁了她的孩子，正是
旧势力想达到的“一箭双雕”
的目地。

同修曾说：凡是干扰你做
好三件事的，都是你修炼中的
最大魔障。修炼到最后了，我
们真的该冷静的想想自己是否
百分之百的按照法的要求、全
心的做好了大法弟子的“三
件事”吗？一切影响救度众生
的观念、执着就是要去除的，
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对自己
的放松就是对众生的不负责
任，也是邪恶敢于迫害的借
口。

以上的表现很容易识别，
有种魔难却更容易被人忽略。

我认识一位同修，给儿子
看孩子。那小孩根基很好，两
岁时就对大法书爱不释手，当
奶奶学法时，她会用小手去抓
奶奶嘴里打出的法轮。但是同
修却被这个孩子给牵绊的不精
进了，每天早上快到六点时，
孩子就醒，让她发不成正念。

白天只能挤出一点时间学法，
三件事也疏于做了，可是同修
依然没有醒悟，以符合常人状
态为由继续这样消沉下去。

但旧势力却不会罢手，只
要她没有认识到，就会继续给
她加难。后来儿子媳妇把房子
卖了，搬回来住，同修就更挤
不出时间学法炼功讲真相了。

同修把旧势力安排的角色
演的那么认真，可是它们的目
地不就是要你在享受“天伦之
乐”中把你给毁了吗？那个孩
子本来是来得法的，却因为你的
执著，把大法弟子给拖下来，
她犯了多大的罪？

旧势力无论怎样花样百
出，安排的多么细密，目地只
有一个：毁灭众生！我们只要
清楚一点：正法中救度众生远
远大于个人修炼。这一切邪恶
的安排师父都不承认。“我是
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
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
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
，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
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

（《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
法》）坚定一念：我就走师父
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其它
的都不要，用行动否定旧势力
的一切安排。

在修炼中无论出现任何问
题，不要陷在具体矛盾中，而
是抛开表面的假相，放下心
来，从高处用正法修炼的角度
去看看旧势力想达到什么目
地。旧势力的“智商”并不
高，无非是抓到了迫害的借
口，也就是大法弟子的

会讲法》中讲到：“正法这件事情，在上一个地球就已经安排好了，都已经试验过一次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这么久远的年代，都在系统的安排。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势力安排的。”

旧势力安排的事情实实在在的反映在我们修炼的环境中，静心审视一下，它们几乎是如影随形，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具体而又不易察觉，干着它们要干的。否定旧势力就要时刻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分清哪些是师父留给弟子在正常生活的思想，哪些是影响救人的观念、人心和邪恶的干扰，对于后者坚定的排斥、否定、清除，用正念把好思想关，才能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跳出来。

二、利用大法弟子对法的认识不足进行迫害

当我们遇到很难逾越的巨困难时，很可能是旧势力针对修炼人的根本问题下手，前面讲到的那位同修就是有向往美好人生和爱情的根本执着，对旧势力的迫害认识不清，她为丈夫的无理伤害、遭受的巨大精神痛苦而哭，为自己去不掉争斗之心而哭，却没有想到这“哭”的本身也是旧势力安排

的，目的是摧毁修炼者的意志。赶快放下对人的执著，才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实修。

师父讲过大法修炼与过去的任何修炼形式都不同，就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现实社会中修炼，走大道无形的路，才能更广泛的接触社会，救度所有的众生，如果带着个人得道圆满的私心，正是符合了旧宇宙为私的根本属性，就是旧势力抓住的把柄。那些出现病业的、在男女关系上犯罪的、做事经常走极端的、挥霍大法弟子讲真相钱物的，都是旧势力针对个人问题下的狠手，不是被关押到邪恶的黑窝内残酷迫害，就是让人做不好三件事甚至失去生命，让大法弟子在法理不清、走错路中失掉修炼的机缘，同时也给正法造成极其险恶的形势，邪恶至极呀！

三、利用大法弟子自身的业力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古代的某一世我是个风尘女子，做了很多坏事，给别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当族长带领众人要将我处死时，却因为我怀孕了被免去了死罪。现在我出现的思想业力的干扰就是旧势力在钻这个空子，这也严重的干扰了我现在的修炼状态。对于这种干扰大法弟子正念的邪恶安排，必须彻底否定，因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法的迫害，无论大法弟子在历史上有过多大的错与罪，都会在正法修炼中归正，干扰的一切邪恶从最根本上就不应该存

会迫害法轮功学员。零一年正月初三，一名法轮功学员回娘家串门，赫伟东带着恶人郭老六气势汹汹的去绑架这名法轮功学员，连打带骂，硬往车上抬。零四年二月中旬，一个亲戚要租这名法轮功学员家的房子，到公社登记时，正好赫伟东在场。这名法轮功学员便借此机会向他讲真相，他不但听不，反扬言要将学员送看守所。零四年四月，赫伟东遭车祸，当场死亡。

海外综合

海外综合

以介绍多元文化、艺术和健身为主的土耳其畅销杂志《Network Marketing》，在四月刊的首要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至简至深的修身养性之道——法轮大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专门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后而撰写的，较为详尽的介绍了法轮功。

美国加州马林县十二岁的学生伊莎贝尔·凯兹拍摄的纪录片《法轮功受迫害》，赢得了第三届百灵剧院青年电影节十岁至十三岁年龄组的第一名。为了这部影片，伊莎贝尔到旧金山的中国城采访了三名在中国遭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影片播放中，观众对迫害仍在中国发生感到震惊。

法国《震惊》杂志近日在“调查”专栏，用了五页的篇

幅刊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告。通过叙述一年前来到巴黎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她的家人遭受的迫害，文章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步骤，众所周知的“六一零办公室”的产生、洗脑、酷刑折磨，以及加拿大的乔高和麦塔斯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四月二十六日，泰国曼谷Tanintornwittaya 幼儿及少儿学校却张灯结彩、花团锦簇的迎来了法轮大法学员莅临洪法教功。学员们生动有序的介绍大法，配合功法表演，现场讲解和教功，一个上午几十名教师就基本掌握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许多人明显感受到法轮旋转、身体轻飘发热、能量场强大，感觉十分奇妙和舒服，最后学员还介绍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二零零八年是台湾台南县永康国小创校百年，今年特别扩大庆祝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展开活动，台湾许多政要与会庆祝，特别邀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引领大会会旗进场，并做定点的演奏表演，令与会者赞叹不已。

四月二十三日，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麻州大学邀请，在一年一度麻大健康博览会上摆设展位，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

四月二十六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广场举行的越共受难者纪念集会上，大华府地区的法轮

功学员应邀在集会上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出席纪念活动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任卡尔·奥尔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迫害法

轮功是错误的做法。他随后在声援奥运前结束迫害法轮功的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请愿信上签名。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明慧周刊 二零零八年四月廿五日—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有删节）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编者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兑现着自己久远前对师父的承诺。这个兑现的过程虽然有时会很艰辛曲折，但这些艰辛和曲折何尝不是承诺的当初自己明白看到而甘愿承担的。相信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们将来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会有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轻松感受。同时，在世间，资料点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存在，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工作中默默无闻却不可缺少的工作状态，资料点的工作状态和资料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可避免的直接关系到各地整体讲真相证实法工作。希望此文的发表，有助于资料点同修得到同修们更多的正念支持从而转入更好的状态，有助于资料点更健康的运作，大家一起更好的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 * * * *

我是大陆地区的农村同修。去年看了吉林地区同修的

《谈常年不重视实修和长期让同修供养等问题》以及后来在网上发表的几篇类似的文章，想了很多。也由于邻近地区不断的大批的资料点的同修被抓，其中很多都是与我相识几年了的资料点的同修，故此产生了执笔谈谈的这一念。

自己有着大约八年的资料点修炼生活的经历，当然我现下所写的这一切并不能代表所有资料点同修的认识。只是我个人修炼中的心路历程与修炼心得、心性体现。

初入资料点的由来

二零零零年年末，本市邪恶“六一零”正在大兴洗脑班。当时看到大批大批的同修从洗脑班上妥协了出来，心里很着急、很难过。这时一位同修和我谈起，现在正刚刚建了一个资料点，就差没有合适的人选，他问我是否愿意挑起这份份工作来，我很干脆也很坚定的答应了。这位同修日后就成了我的合作伙伴，就叫他的化名“大伟”吧。

回忆第一个资料点

那时候正是邪恶猖獗的时候，身在资料点，就不知不觉

有的大法弟子也一直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那不是嘴上说的。打个比方：你上了旧势力的船，一边往前开，一边说：“我不上你的船！我不上你的船！”可是你就在它的船上啊！什么时候你睁开双眼，意识到了前面将面临的暗礁险滩、惊涛骇浪，返身跳回岸上，那才能真正的摆脱了它的控制，才能从新登上师父的法船。

大法弟子对于根本执着、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走正师父安排的路等等问题不能清醒、理智的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去认识，尽管一直在做三件事，由于法理不清，也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同时给整体带来损失。

那么旧势力到底安排了什么呢？我就自己所在层次谈一点粗浅认识，目的是希望同修有所借鉴，共同提高，请慈悲指正。

师父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明确的告诉我们：“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著，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

我悟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也都是针对这些方面下手的。

在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旧势力把在史前为救度众生与师父签约而来的大法弟子

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把大法弟子有正念的一面隔开，利用大法弟子还未修掉的执着与人心，在高压下写下什么“悔过书”，以达到摧毁大法弟子正信和意志的目的；旧势力死死抓住大法弟子以前被欺骗时和它们签的约，弄一两个先走，借口是大法弟子有学了大法就上了保险的人心；让大法弟子出现严重病业，目的是检验周围的人，看别人还修不修了；安排了特务这种人，在大法弟子内部起干扰、破坏作用，以此来考验大法弟子，淘汰不真修的。

旧势力安排了邪灵恶党镇压上亿人的正信，以人类最恶毒、最流氓、最愚蠢、登峰造极的邪性迫害来干扰师父正法，迫害大法与弟子，制造了“天安门自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等等惨绝人寰的迫害；造出了反宇宙、与天、地、人斗的邪灵恶党和党文化，等等等等。

旧势力隐藏在各种人心、观念、执着中，有时极其隐讳，有时极其邪恶，有时又以伪善的面目出现，给大法弟子修炼之路设置了很多死关、巨难。只有以法为师，才能识破它们千变万化的招数，只有走出“为私为我”，放下保全自己执着不放的人心，才能真正走出旧势力的安排，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

一、旧势力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

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

间啊？”等等。

再有，丙同修去资料点，丁同修拿了个用来充饥的烂苹果招待丙同修，丙同修嗤之以鼻：“这个我宁可不吃也不买。”丁同修听到这又是笑了笑，不愿解释。丙同修是凭着主观臆测认为，“这些做资料的竟然还有空买水果吃，还是烂的。”而丁同修又懒于解释，没有及时消除误解。如果丙同修直接问：“你们为什么买烂水果啊？”乙同修回答：“这是用来充饥的，为了节省费用。”这样误解不就没有了吗？

做资料的同修是了不起，但是问题出现大家都要靠自己，误解就会少，协调就会好，效率就高。不做资料点不能凭自己的判断下结论，而做资料的也不要什么事都一声不吭，在不影响工作和安全规定的前提下，该解释的就解释，不要通通守口如瓶。毕竟不做资料的许多事不了解。双方的思维都简单一些，误解就少了，更加圆容了。

其实，我刚到海外时，身上毛病也很多，经常和海外同修有摩擦，有误解，发生了之后总觉的，我也没错呀，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啊？慢慢的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自己都察觉不到了。我也希望来到海外的同修，如果能看到这些大陆同修所意识不到的问题，能及时指出。不要想：“咳，自己人微言轻，或者是，我也不会写，还是让别人写吧，或者

是，总会有人写的”等等等等，这些想法都是变异的，都需要我们在修炼中归正。

希望全体大法弟子共同精進！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指正。

旧势力到底安排了什么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彩莲

师父在《清醒》这篇经文中讲到：“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它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同修，多年来她的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给她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她无可奈何的承受着，不知怎样突破。当我和她谈到这是旧势力想利用她的丈夫达到干扰她救度众生同时毁灭她丈夫的目的地时，她困惑的说：“那旧势力咋这么坏呀，它到底想干什么呀？”

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经常看到象她这样的人，有的身处境魔难之中，根本意识不到是旧势力的干扰；有的明知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却不知如何摆脱，在魔难中痛苦挣扎；有的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忘记了救度众生，认识不到这也是旧势力的另一种安排，反而以“苦”为乐。

的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不自觉的怕。一听到警车在周围鸣叫或是左邻右舍的敲门声，心就忐忑不安，不由的紧张起来，心跳加快，头皮发麻。

当初大伟给我一周时期考虑是否加入，我“一切”都想到了，包括自己的“生死”，只是不去多想人的那些事。

在那个时期还不太明白什么是正念与否定旧势力。在我来到资料点初期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压不住的怕。特别是一到晚上就不由的猜想万一有一天资料点让邪恶发现了怎么办，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如何对付它们，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半年之久。

当时自己的错误认为做资料如果出了事，那迫害要“格外严重”。

这时回过头来回忆自己在资料点的起初半年就是一个放下生死的过程。在当时这就是我唯一的正念，我可以放下生死来坦然面对这份资料点的工作，而不是抱着人的侥幸心理来走这条路，既然走了就要走的心里踏踏实实。在我面对资料点的初期尽管自己的怕心时很很重，但自己从没有过一丝的消极退意。

现在我更明白师父讲的修炼在高层次上就是选择的法理。修炼人就象神一样，“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风雨与从组

大约半年后，我们资料点

因被暴露而暂停，我也离开了那里。不久后被绑架，那次我经受了大的魔难。

闯出魔窟后，为了暂时调整一下，我辗转来到了外地同修那儿。在那儿可巧大伟也来到了这儿。几个月过后大伟提出让我回当地从新组建资料点。当时我没有立马答应大伟的要求，因为我当时心态还不是很稳定。大伟就急着一个人回去了，不料大伟回当地的第二天就被恶人跟踪抓捕，直接被非法劳教。

我心痛了好久，大伟虽然后来深陷图圈，但坚韧不屈。我知道大伟当时也很明白一个大法弟子的崇高选择，无论如何都无悔自己的选择。那时候我能清楚的感受到大伟身上那种舍己忘我的佛性。

几个月后我感到自己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就很自然的在外地和同修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资料点。在这个资料点建立之前，心里觉的很平稳。但真的在资料点运作起来的时候，那种因这次遭受迫害而生出来的怕又不停的翻腾。但那时一个大法弟子的强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足以战胜这一切。

特别是在同修和我第二次组建资料点的时候，有时我的怕心相当的重，那分明是邪恶拼命的往我思想里塞一些怕的因素。表面上就是自己整天的打不起精神来，思想业很大。那时候法理也不太清晰，不象现在的认识明了。可是自己尽管的想象自己是否会再次遭受

迫害，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半点从资料点上退下来的想法。我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问自己：如果我再次被抓，我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大法吗？我能放下生死吗？一直到我自己能够肯定的回答这一切的时候，自己才放下了心，脸上也舒展了些。

在那时候，时隔两三个月就能听到周边的资料点出事，是很常见的。自己会不由的联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出了事怎么办。在自己怕心重的时候，一听到印刷机响心里就随着紧张起来，好象呼吸的节律都有些乱了。心里不是说完全没有压力，而是不怕这种压力，实质上就是放下自我。

资料点生活与工作的艰辛

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资料点的同修，往往有可能把资料点想象成世外桃源一样。实际上，很多有机会来过资料点的同修却因为资料点生活的太艰辛而离开了。当然资料点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不是千篇一律的，这与每个资料点的所处环境或当事人的同修自身的处境有着一定的关系。

我们几个都是流离失所的同修。在当时我们身上的确都没有积蓄了，有的同修几经迫害，家人还不理解，生活吃穿上很拮据。

当时我们点上最多的时候就是四位同修，后来基本上就是三位同修了。那时候就我离家还比较近一些。有时候我会利用回家送真相资料的机会带

一些面和油回来。特别在冬天，东西好放，我母亲就会一次做很多的馒头，足吃一个星期的。也会带一些大白菜上来。有时候不方便回家，就买上百斤白菜放起来越冬，因为在农村大白菜最便宜。一个冬季就是天天大白菜。有时候为节约一点菜油，不免要吃咸菜添把着。

冬天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东西好放，不容易坏。到了夏天，就无法从家里带馒头了，因为不好放，只有买着吃。但为了资料点的安全，减少进出次数，就一次买好多的馒头回来。有时候不能一天吃完就馊了，夏天吃变馊长毛的馒头是常事。无论变坏的馒头怎么难吃，同修都舍不得扔。

几年来我们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一年去几次市场记的很清楚。我们买菜大多时候不是论斤，而是论堆或是论袋子。往往都是一元钱一大堆或是一大袋子。其实这些菜常人有的连看都不愿意看，在菜地里捡也可以捡到的。

我们也有吃水果的时候，但是吃水果的目的地主要是为了充饥。

还有一次，同修买了一些稍烂一点的苹果回来。那一次正好一位协调人在我们这儿，同修拣了一个比较好的苹果给了这位协调人。没想到这位协调人说了一句：这样的苹果我宁肯不吃也不买。我们只是笑了笑。这位协调人是在家里的同修，其实虽然她与我们经常

讲的不是“法”。同时我们从自身开始维护好法，不能在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中再带进这些不是师父法中的“法”，严格的以法为师，修好自己，走正大法路。

有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去掉积存在我们头脑里的变异糟粕

——读《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的感想文 / 大陆来海外的大法弟子

来到海外几年，发现几乎所有大陆同修共有的，但察觉不到的通病，很多都是后天环境带来的观念造成的。

如大陆同修写的《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以下简称《由》文）中，我看到许多误解都是产生于互相之间的不沟通，而是凭自己主观臆测导致没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令我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

举个例子，在《由》文中，一位富裕的甲同修送给了资料点的乙同修一件过时的但是挺高档的衣服，乙同修并不知道这衣服是如何的高档，穿着它去了丙同修家，而丙同修看到他穿了这么高档的衣服，并不直接问对方（可能是怕矛盾，怕难堪吧），而是凭着主观臆测认为乙同修乱花大家的钱，而且还背着乙同修到处传这件事。这种行为是变异了的，说白了就是造谣。但是大家处在中国大陆，全都泡在这个变异的环境下，也就察觉不

出来了。象这样的事，如果在西方同修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很小，比如甲同修看到乙同修穿了一件很高档的衣服，就会直接了当的问：“你怎么能花钱买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呢，这不对呀。”（或类似的话），那么乙同修就会说：“啊，我不知道啊，这是某某送的。”这不就没有误解了吗？而在大陆这个环境大家都有这个思维定势，都习以为常了，说话做事都不直接了当，都习惯性的绕着弯子，都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测来分析，谁也察觉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也是来到海外，经过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冲击后，才察觉出来。

象这类事情，在《由》文中我还看到不少。

再举几例，资料点的甲同修去帮乙同修安装卫星天线收看新唐人，乙同修问甲同修：“你今天学法了吗？”甲同修笑了笑说没学。这下又坏了，乙同修又凭主观臆测认为甲同修干事心太重，没学法还笑的出来。而甲同修又没有做必要的解释。其实如果甲同修稍微解释一下，只要没有显示心或埋怨等其他执着心，完全可以消除这个误解，比如说：“我还没学，时间挤不出来啊，我做资料，教大家技术每天要花××小时，我也希望有人能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让我可以有时间学法啊。”当然乙同修如果换个口气问会好很多，比如说：“你这么抽出时间来帮我们，那你有没有足够的学法时

呢？

前几天我与一名同修不约而同的来到另一同修家切磋，坐定后，我刚想问对方一句“请问你带手机了吗？”他竟先问我一句：“请问你带手机了吗？”言语祥和而慈悲，心态稳定而从容。

相互提醒，相互关照，是我们源于法的成熟和清醒，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正念神态。

“向内找”不能成为一个“口头禅”

文 / 延边大法弟子

看到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文章《生搬硬套交流内容不能真正提高》以后本来想写这篇文章。但是当时的想法已经有同修写出来了，就没有必要再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当初也想写这方面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而且还比较严重。因为这种生搬硬套的拿师父的某一段法，或者自己在法中悟到的某一段理来要求别人，已经给当地同修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配合中造成严重的间隔。这个东西真的很象那位同修写的一样，在互相之间在切磋时谈到我们地区一些具体现象时，就会马上有人说：“不要往同修身上扔黑东西！有漏旧势力也不配迫害！”或说：“你这一说就给定住了”、“你得向内找”、“你得看同修好的一面”等话，来打住别

人的话。

所以在不同场合上，同修之间的交流也是你看我看你的都不敢交流。也看到我们整体上存在的严重的不足也不敢谈出来。因为一谈出来生怕被别人扣上一个“不能向内找”、“不能看别人好的一面”的帽子。这种不敢谈出来的现象也是一种私的表现。

其实这种悟法从无到有，形成有形的过程中有很多同修参与和滋养这个不正的东西。所以一旦触及这个东西，马上就会用人性负的一面来抵制和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同修。这种旧宇宙中为私的一面和党文化中养成的思维方式至今还严重的干扰着我们一些同修，也影响同修之间的配合。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取中”和“圆容”，走哪个极端都不对。

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有一个解法，“弟子：一位修炼很不错的人说了一句话：有为也在无为之中。觉的有点不知所然。”“师：这不就是被干扰了吗，不是大法中我讲过的话，你就不要去想它。就是大法中修炼的弟子所讲到的，也可能是他在自己不同的状态下、不同境界中所悟到的，或者对或者还不对，就不要去管。我怎么讲的，你就怎么去做。把心思用在法上，不要执著于别人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同修之间不管悟到什么也好，不要把它当成绝对的师父的法一样去对待。因为师父讲的是“法”，但我们

联系，但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她并不了解。这些苹果是我们用来充饥的，她认为是我们为了解决口味执著的。

我说这些不是来说资料点的同修有多么的了不起，就想把真实的一面让更多的同修知道，我想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

有吃饭也少不了穿衣。

最近两年，家里给的钱能稍微多了些，自然穿的能稍好了些。特别是那几年，我们点上同修穿的衣服大都是靠家里的同修帮助。家里的同修给的衣服大都是旧了的过时的了，点上的同修就根据自己的身材挑几件适合自己的，有时候一两年不添件新衣服。其实我们都是些很年轻的同修，有时也想穿一件稍微差不多的衣服。要添衣服就等到换季的时候降下价格来再去买。

也许同修自然的会有所疑问，你们不上班家里也不太支持，那么你们手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同修的供养是什么？

在我们流离失所的起初，我们的确接受过同修的钱、物资助，但是后来我们基本杜绝了这些行为。

这其中也有一个曲曲折折的走过来的过程。

有一次一位同修盛情难却接受了家里一位生活比较富裕同修给的一件比较高档的外衣，但也是过时的了。有一次这位同修穿着这件衣服到一位家里的同修那去。家里的这位

同修生活条件很好，也很识货，一眼就看出同修身上穿的这件外衣比较高档，但我们这位同修自己还真不知道。家里的这位同修就在同修中传开了，说外面的同修如何如何的乱花钱，我们的条件这么好都没舍得穿这样高档的衣服。

自此以后我们点上的同修就交流过此事，家里的同修以后无论给钱也好、给物也好，一律不要接受，同修给别人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越来越明白同修之间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为了彼此都减少人心与利益的相互干扰，为了整体的更纯净。

在我来到第二个资料点后，我们三个人要负责三个地区一千六百多同修的真相资料与师父的讲法。那时候在还没有提出小型资料点之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操作一体机。每天坐在一一体机前就要一坐八个小时左右。在需要资料多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时间学法了。在大约在二零零二——二零零五年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年几乎看不了几遍《转法轮》，其他师父的讲法一年看下一遍来。那时候白天工作完后，晚上还要把三个地区的资料送下去。有时候我们要骑摩托车晚上往返近一百公里的里程回当地送资料，不论严寒酷暑。

有时候遇到其他与本资料点联系的同修出了事，或因其它的一些干扰搬迁资料点的时候，在那种邪恶的注视下尽可能的使资料点不受损失，赶快

抢搬。真是在和邪恶拼命，就象上了战场一样。有时候在搬资料点的时候简直累的要哭，一到晚上一躺下，浑身痛，想起都起不来。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这种苦是无法表达出来的。搬家的时候那真是和邪恶出生入死的“拼杀”，有很多的同修就有在抢搬资料点的时候落入魔掌的。这是任何一个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同修永远都难以体会到的。

那时候一位协调人见到我们的时候没别的话说，见面就是一句：“材料干出来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句：“你们整天干些什么！”再不就是：要你们干什么！那时候我们不知说什么好。就是这位协调人，当地的曝光邪恶的稿件都挤给我们点上同修来打。有时候打到半截发现有些方面存在问题，还需要见面对证查实，很费时间。其实这位协调人手里那时候也有电脑了，上网、打字都没问题，但是就让我们打，说是我们打的快。事实上我们也是刚刚接触的电脑，打字也很慢。那么都是大法的工作，我们硬推出去吗！？就这样心里不太愿意也接了过来，然后平下心来继续默默的做着这一切。

有时候我们的状态真是太差，真想停下来学学法调整调整，但是做不到。不是自己真的不想学法炼功，而是太多的工作压的你不由己的往前走。几年来太多的资料点的同修出事，有很多如果能及时的停下

手中的工作来，稍稍调整调整，其实很多的魔难完全可以避免。就象当时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大伟，那次我出事后，大伟一直没停下来，即使来到外地那一次，他是带着我们用的那台油墨机过来的。那次他急着要和我回当地，如果他能像我一样停下来学学法调整调整，完全可以避免那场魔难。大伟急着要回当地是为了什么？我最知道他的心，我只能说大伟了不起！我清楚的看到大伟体现出来的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感，他的行为见证着这一切。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写到这儿，对于资料点同修就不会很陌生了。我看到很多的交流文章中提到资料的或资料点同修的一些问题，大多是一些不是资料点的同修的文章。所以尽管有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对问题的看法一些方面很不圆容，甚至很偏激。以至于到了后来已经在一些同修中产生隔阂或是抵触的因素，这将直接给我们证实法带来一些额外的干扰。自己的目地就是想和同修能进一步的交流，共同有所提高。

我写的这些都是反映资料点好的一方面，当然不好的一方面肯定有的。网上很多的文章也提到过。就象吉林同修所说的“吃供养”这种事情是否存在，我说肯定存在。但是是否完全就象同修说的那样，我说也不见的完全那样。

我知道很多资料点的同修

好象打开了一扇门，但她还是没能走进，从我这走后又去找她信教的朋友，言谈之间能感觉到她对那个人的佩服。

我向内找才感觉到是我没做好，阻碍了她走进大法。真的要分清楚里外，不能什么都表现在常人面前，尤其和我们关系越近的人，我们的表现就越关键。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你带手机了吗？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几年来，无论集体学法，开法会，还是有同修来资料点，或与同修交流一些证实法的项目，这句“请问你带手机了吗？”常常作为我的“开场白”。

起初我遇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来到一名老同修家，在客厅坐下后，我就急着谈了起来，而同修没说什么，先起身将一旁的固定电话线拔下插头，随后，他用和善而严谨的语气问我说：“请问你带手机了吗？”听到同修这句习惯成自然的问话，当时心里还觉的有点不太舒服，心想：还老同修呢，怕心这么重！但他这样一提醒，我才想起手机就放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我取出后，同修转身放在了隔壁屋内，这才“正式”开始进入交流的话题和内容。

由于没这个习惯，离开同修家时，还把手机落在了同修家里，同修又急忙追出来送还

与我。

此后，通过加强学法交流，回想同修身体力行为法负责的习惯做法，渐渐的我的偏颇之举很快的以改变和归正，特别是从网上不断看到有的同修，因一时手机的安全疏漏，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使法遭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失，给同修带来巨大的魔难，真是痛心疾首！而明慧的多次提醒，又有多少同修郑重其事呢？

记的以往明慧网上曾报道过，在大陆某城市因几十名同修的手机电话，普遍被监听而被同时叫去问话，公安当场把电话录音拿出来，直接把电话中同修传送新经文的录音等放给他们听，监听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明慧网中有关手机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同修法理切磋的文章，还是技术交流文章，都切切实实的饱含着我们众多同修的心血，手机安全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了。虽说同修都能明了相关的技术要领：如手机开不开机，都同样可被监听和定位，安全的方法是先取下电池，再说话或去要去的地方；普通电话，周围声音以及通话时都可被录音，不通话时，在邪恶监听中则极易成为桌面上的“窃听器”，安全的方法是远离有电话的地方说话，或拔掉话线总插头等等。但时间一长，或忙于证实法的工作时，有的同修就遗忘麻木了，就疏忽大意了，如此怎能安全做好三件事更好救度众生

殿、鬼门关，整天心神不定，提心吊胆，那真的你就有被邪恶吓住的可能。

我觉的《请与我比邻而坐》那首歌词写的好。管教、牢头、包夹不让大法弟子互相关照，不让相互说话，那就在寂静之处，比邻而坐，微闭双目也要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用强大的正念制止酷刑凌辱，制止一切迫害。要是那里所有的修炼人都能正念正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那里的邪恶还存在吗？早就停止迫害了。

修炼人有干扰、有魔难是有原因的，其原因一定和自己有各种因素息息相关，因而才出现修炼人各自不同的修炼状态：有过心性关的，有过病业关的，有遇到各种干扰和考验的，有来自家庭的亲友的，有来自社会的，似乎从开始修炼就没有间断过。正如师父于二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一个修炼的人在修炼过程中一直走到最后一步都离不开对你的根本考验。”其实，就是师父利用来修你的心性的，如果你能做到干扰、魔难来时坦然不动，冷静地向内找，找出促成产生干扰魔难的那颗心，然后下决心把它洗净，去掉它，一点一滴的修上来，你这就是在提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不停的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你的誓约，完成你的史前大愿。

修好自己 才能更好的救度他人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有一个信佛教的朋友，佛教中很多法门的书她都看过，思想乱七八糟，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但很固执，我劝她“三退”，前两次她非常激动，说的过程中争的面红耳赤，效果不好，我很失望，几乎想放弃。过了一段时间，她居然成了预备邪党党员，我真的有些无奈。

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又谈起这事，我接着劝，开始她还很平和，她说的时候我正念，可还是没有效果，后来在丈夫的发正念和智慧提醒之下，终于说通了，退了。

由此，我感觉到整体配合很关键，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她身上我感觉到是我做的不好才影响了她三退和走进大法，由于我情太重，她是我常人中最放不下的情都表现在她面前：妈妈去世时我的痛苦、绝望；姐姐离婚时我的心疼和不平，她成了我诉说的对象。她在她身上根本没看到修大法人的超脱，还不如她身边和她一样信佛教的人心性好、看的开，所以影响了她真正走进来。

其实，最初，她劝我信佛教时，我坚决拒绝，告诉她我的信仰，能看出来当时我的坚定给她的震动，听我说了很多，决定看书，草草看过一遍后又还给我，没能真正走进来，好容易劝退后，我感觉到

以前他们都是有着丰厚的收入的。有的并不是完全是被迫害的走投无路才来到资料点的，是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主动的挑起这个担子来。他们出来后几乎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尽管有些在迫害中后来走了弯路，但在当时那个邪恶的时期，他们的确在证实法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极大的震慑了邪恶。

他们能舍去自己的美好生活主动的挑起这副救度众生的重担来，和现在还在为自己的安全与自身的利益而不想甚至不敢筹建资料点的同修相差多远。现在有的同修不用说是“吃供养”，你给他钱他都不会到资料点来干的。

从吉林同修一文看出，谈到有些协调人不放手。我是这样看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在那个协调人身上，但是也不否定协调人有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的证实法的路就让那个协调人给挡住了，我说这个地区的同修还真有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我说一个正念强大的大法弟子他证实法的路谁也挡不住，邪恶也挡不住。

一些同修说自己那方面这方面的条件不成熟，不能建立家庭资料点。我认为大都是借口，你真的想干，邪恶都挡不住你，何况这些表面的人的因素。那么反过来问问自己想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条件具不具备。如果说自己想成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条件具备，而成立家庭资料点的条件不具备，那么

是否就是自己想成为大法弟子是在讲条件？自己是在有选择性的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而不是根据师父的要求来走自己的路。假设师父就度我一个弟子，而师父明确的告诉我，你必须建立起一个家庭资料点来才会圆满，我会不会去建？但这又不叫修炼了，而是为了一种利益而有所为了。

有的同修说自己不懂电脑或其它技术。而我知道有的同修你让他建立资料点他不懂电脑，而后来却为了自己的生计买回了电脑。有的同修说这方面的技术不行，那方面的技术不行，自己笨。

我们可以为了一个常人中的学位累的脑袋蜕成秃头，眼睛成了近视而达不到地决不罢休。而在建立资料点的时候，说放下就放下，不管其他同修或是搞技术的同修从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在我们内心深处如果有一架天平，一边放上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另一边放上是一个家庭资料点，问问自己天平会向那边倾斜。很多的同修你让他接材料他都说没有时间，而自己的生意要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有时间。让他成立家庭资料点他说自己经济条件不行，而自己装潢房子上几万的花费。

正法进程已经进入尾声，我们问问自己真的在救度众生上用心了吗？！真的像师父度我们一样耗尽了自己的一切了吗？！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放

下“私我”走出人来

在帮着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被一些同修没察觉到的人心利用。这种情况就是大型资料点的存在。

虽然小型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在网上出现大约有四年了吧，但是发现周边地区包括我们本地，真能完全独立运作的小型资料点或是家庭资料点少之又少。

很多家里的同修总觉的真相资料跟上了，所以就不再去想资料来源的问题，认为这些事是他们做资料同修的职责，与己无关。而那些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一旦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停了下来，自己说是调整调整，这一调整就是一个月或两个月。这一调整就把一切问题都调整到在外面搞协调的同修或是大资料点的同修那去了。

记的前年的下半年一位外地的协调人被绑架。其实我所说的协调人、搞技术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听起来好象有不同的分工，很多往往都是协调人、搞技术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于一身。这位协调人在他去外地时被绑架后，他当地资料点的同修在搬家的时候找出了大约三十台打印机发到了我这儿，让我帮着修。因为这位出事的协调人本来也是当地的搞技术的同修，是他帮着家里的同修建立的资料点，“当然”一切问题就要找他了。其实这在各个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切问题总会

有个出面的同修来解决的，所以“等”和“靠”是很“实用”的法则。

自从这位同修出事后，就有另一位同修来协调这些事了。由于我的时间也很紧，就不能长期的帮着这个地区来解决这一问题，就自然有当地的同修自己解决了。可是这位协调人后来在我见到他的时候说了一个很令同修深思的问题，虽然听起来很好笑。由于这位同修客观的原因不能解决这些打印机的问题，就直接对家庭资料点的同修说：以后谁的打印机坏了谁自己想办法。这一句话就解决了当地的打印机维修的问题。

该同修说自从与同修这样交待后，很明显的打印机坏了少了，用的也仔细了，出了问题各自也不等不靠了，自己求亲告友的找人解决问题。这种前后的截然不同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是这个地区还是这些同修，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个问题就是“人心的变化”，这个人心就是“出了什么问题大资料点的同修总会来解决的”。

其实这种心足以促成大资料点同修的迫害，当然我们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的。但我们的这些为私为我的人心非要在同修遭受魔难的时候才能修掉吗？后来的这位协调人也在大约今年四月被邪恶绑架了。

大法弟子证实法难，可是我觉的伟大的师尊更是难上加难。佛恩的浩荡，也许只有真

清除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的邪恶黑手烂鬼，旧势力，特别是重庆市的同修。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同化大法，坚定实修，排除干扰，解体邪恶，制止迫害是不分地区的，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里有多么邪恶，都不能顺从和配合它的安排，必须彻底否定。监狱和劳教所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是修炼人，不是为求生的世人。

诚然，监狱和劳教所不是修炼的地方，大法弟子是不应去那里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中没有这些东西，去那里是我们的耻辱。可是由于各种因素被邪恶绑架到了那里，已促成自己走到了这一步，也不能因此而就认为自己不能再修炼了，好似坠落到了万丈深渊，一切好象只能听从邪恶摆布，由它任意宰割，没有正念正行，没有整体了。同修呀，我们不是常人说的什么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说监狱和劳教所不是修炼的地方，是说那里是邪恶行恶的场所，我们修炼人的目标是修炼，是救度更多的众生，你在那里如何兑现你的誓约，怎样完成你的史前大愿？绝不是说你去了那里就是修炼到此为止了，该淘汰了，什么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看那个重庆女子劳教所有多邪，它怕国际组织追查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摇身一变，把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四大队，变成了什么“育心学校”，一下成了全国的“先

进”，参观取经者人来人往，把自己粉饰的十分可爱，实质是它把见不的人的刑具撤了，换成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体罚式的酷刑来迫害同修。这种体罚的险恶在于受害者说不出是怎么受的伤，具体伤在哪儿，不红不肿，但身体内却会疼痛难忍。桐梁一同修遭此酷刑后第二天就起不来床，说不出话来，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急忙将她送回家去。她身体表面没有伤痕，只好由他们的狱医胡乱安个病名搪塞了事。这里采用的所有酷刑，诸如超强度奴工劳役，关小间，强行野蛮洗脑，包夹无人性的监管，加刑期，各种体罚（军蹲、站军姿、走鸭步、老牛拉车、虎卧、罚站、跑步、吃泔水、点穴式抖动等）都是为了制造精神恐怖，扰乱思想，促使你精神崩溃，让你不能静心，思念难以归正，强行把你拖回到低层生命状态中去，而邪恶才好得心应手迫害你，这是多么阴险毒辣的手段呀？

但是，不论邪恶有多邪，我体悟到，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给我们制造的魔难成度的大小不同而已，它也是根据我们修炼状态而动的，我们也应把它变成好事。尽管这个地方很特殊，十分阴森恐怖，对常人可能很管用，而对修炼人就应该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修炼人没有要执着的東西，生死都要放下，难大难小又有多大区别呢？如果你法理不明，头脑不清，始终认为这里就是阎罗

是要站在法上看邪党制造的各种干扰和魔难。我一下明白了许多，看清楚了许多。

现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

原来，在很高层次的空间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越往下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越对立，从而形成相生相克的理。有了这个理，人干什么事情就表现为善恶存在。做了多大的好事，就有多大的恶事在等你。所以，我们修炼人，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中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干扰和魔难。如果一个大法修炼者，在你修的过程中啥事没有，没有干扰，没有魔难，都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是不可能修成正果的。因此，我们在修炼中，啥事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困难，干扰与魔难。对真修者来讲这都是好事，还有什么值的你惊恐和害怕呢？你动什么心呢？

当然，干扰、魔难来时，对不同的修炼人所表现的状态也不同，有轻有重，但是无论轻也好重也好，对师父的弟子来讲，都对你构不成什么危险，这也是因为有个理管着的，那就是邪不胜正，魔永远是高不出道的，邪恶疯狂，是邪恶做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邪党发狂，是它无法解脱四面楚歌的困境，而采取转嫁矛盾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欺骗世人，对真修者是毫无作用的，人对神是不可伤害的，修炼人根本用不着在意它，心

是不应该动的。师父还讲过这样的法理：“因为它对我们炼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就不允许它采取这种形式来干扰你。”（《转法轮》〈第六讲〉）那么凡是有干扰来时，与你一定有因缘关系，你要真正修炼，一定是能过的去的，就是有那种特殊的大难来时，只要你求师父，师父都会为你考虑的。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件事，突然出现眩晕休克状态，一次休克几秒钟，也有一次晕后休克几分钟的，那是常人那种病态。我是做文字编写工作的，这种干扰怎么行呢？于是，我就请示师父：师父呀！这个难您的弟子是能承受的了，过的去这个关的，只是需要时间，影响我编辑材料，请师父帮我。打那以后，在没出现那种状态了。

大法对每个生命都是公平的，不分生命的差异，不分时间和地点，都在为造就你这个新的生命而展示他的无量神通，无边法力，只要你能理解他，接受他，照他的要求做，无论什么时间，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是用宇宙特性真、善、忍指导修炼的大法弟子，是顶天独尊的神。邪恶生命碰上你躲还来不及呢？那还敢来迫害你呀！

重庆市女子劳教所一同修捎出信来，说那里面邪的很，请大家帮她们清除迫害她们的邪恶黑手，烂鬼。听到在那里的同修所承受的苦难，实在心痛。每个同修都应在发正念时

正在正法时期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才能有所体悟，但是能体悟的不会全部。佛的慈悲只有真修的弟子才会体会到。当他真实的强烈的感应到佛的慈悲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了慈悲，也有了神的正念。

想想我们觉的难，可是千难万难也没有师父难。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从来没有说我度你们真难啊。可我们为世人的得救我们才耗尽了多么，却是看起来如此之难哪！有时候向前一步如此的艰难，真是连皮带肉的舍不得扔下一点点人的利益。什么时候才能从人的索取变为神的付出就好了。

记的有一期周刊的一位同修谈了当地协调人的一些情况。有一天这位同修到一位同修家去恰好碰到那位协调人那儿帮同修安锅（新唐人）。此同修就上去给了那位协调人一句：你今天学法了吗？！那位协调人笑着说：没有。这位作者同修文中说：说自己不学法他还有脸笑，这不是干事心是什么。

我当时的心一下子感应到那位协调同修的苦涩心情，他还能笑出来了不起。可是这位笔者同修也是很“了不起”，看出了这位协调人“干事心”很强。我想这位同修如果真的了不起，他会说：请你把工作放手给我们，你回去学法吧，这样这位协调人肯定会感动的流泪，那就真感动人了，那就不愧对这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的称号，神

都会佩服你！

可是这样的同修少之又少的，如果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是很平常的，不就是做事先考虑别人吗？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一个技术同修或是协调人在他没遭受迫害之前，越是忙的顾不上学法炼功，越是为同修百依百顺，越是被同修说是心性高，个个同修见你翘大拇指。但是一旦有漏被迫害了，同修反而会这样说了：你看他整天就知道这走那串的瞎蹦跶，工作代替修炼，干事心太强了。

这是一种人的狡猾与奸诈，完全是一种党文化的折射。用着你的时候，捧的你老高，不用你的时候，摔的你稀烂。说这些话的同修，其中就包括那些同修在没遭迫害之前牺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修炼时间，而默默帮助过他的同修。当同修遭受迫害了，他又反过来这样说。

整体同修这种心理素质，怎么会凝聚成一个金刚不破的粒子团呢！邪恶怎么能害怕呢！

写出这些真是有损大法弟子的形像，不写这些真是实在让人说不过去，觉的对不起遭受迫害的同修与仍在外面坚持的同修。

为什么有的同修从天目看到另外空间一些邪恶往资料点的同修那儿聚集？我也联想到为什么一个资料点的同修会那样快的走到被迫害那一步中去，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太缺

少整体同修给予他们的正念加持，否则那些邪恶它们根本就不敢往那资料点同修那儿聚。它们往资料点同修那儿聚，那么我们的整体同修的正念也形成一个焦点也往那聚，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那么再反问一下我们自己，当看到他们没时间学法没时间炼功的时候，被工作拖的稳不下心的时候，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们又想到了什么？旧势力给他们安排了这些，那么旧势力又给我们安排了哪些？我们又给资料点的同修们安排了哪些？

还有的同修干脆把他们理解成师父讲的那第三种人，就是业力大，吃苦多。我作为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很能切实的感到来自同修中的这些不正常的心态，太少找到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整体的那种感觉。自己也不是在求得他人的理解与支持，本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成就自己的一切，越来越明白自己走的路与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资料点的同修或是搞协调的同修、搞技术的同修，其他同修对他们“杀伤力”最强的一句话就是“干事心”。其实我说的这个“干事心”并不是师父法中讲的那个干事心，这个“干事心”是一些被动的消极的怕心重的同修用来“保护”自己的借口。他们把同修所做的证实大法工作统统的说成干事心，最好和他一样的状态他就不会说你是干

事心了。

就干事心本身来说，如果没有大多数同修的等靠心，哪来的那些资料点同修的“干事心”。如果家庭资料点真的能遍地开花，独立运作，那些大资料点的同修他们以“干事心”做出的材料送都没人要，这样你看他们再怎样干？

我知道现在很多地区的小型资料点的运作还是依附在大资料点上，只不过形式变了变。比如一切的技术方面、耗材方面，等等，还是靠大资料点的同修统一运作。所以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越是小型资料点多了，大资料点的同修反而越忙了，因为这些小型资料点不能独立运作，大事小事都要拖着大资料点的同修。

当然不否定有些存在干事心的同修，就象吉林同修提到的一些协调人不放手。但是在我几年接触的一些后来出了事的被同修指出存在干事心的同修，大多都是整体同修的等靠促成了他们的干事心。这种干事心一般就是众多同修在技术上或资料上两方面的等靠促成的。这里具体的谈一谈。

真相资料上的“等”和“靠”

资料点上的同修时间往往是很紧的，赶出真相资料后还要亲自送到家中同修的手中。但是往往在寒冬腊月站在风雪交加的马路旁等出来接资料的同修要一、二个小时的等。家中那么多的同修就是切磋一下如何来接回自己的真相资料都

前一段时间，在重组协调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我一度产生了求名的心，使营救同修进展不利。当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明白了个理，也去掉了这个求名的心；对于我来讲，再也没有协调人这一说，这几个字太容易让人滋生不好的心，哪里有什么问题了，我听到了、碰到了我就去做，在需要整体配合时，我就和大家商量；在别人需要我时，我就无条件去配合。简单的说就是配合、圆容。大法在造就不同宇宙的王和主，如果人人都要求自己主动圆容、主动配合，真正的做到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我想邪恶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师父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已有两年多，而现在还不断的有同修被弄到黑窝去，只能说我们做的不够、否定的不够，正法进程到现在了，我们应该放下所有的人心，形成一个圆容不破的整体，真正的做到彻底解体邪恶。

以上为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遇到干扰心不动 实修自己步不停

文 / 大陆大法学员

近几个月来，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关于中共邪党指使恶人恶警劫持、绑架同修的消息，有一个地区竟一次绑架了几十人之多，监狱和劳教所残酷折磨同修，甚至迫害同修致死的恶性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

生，这些都是邪党打着所谓“奥运”安全的旗号进行的。显然，邪恶已在做垂死挣扎。

邪恶的疯狂不足为奇。因为它们是毒药，你叫它不毒是不行的，它们时刻都在给我们制造困难、干扰，迫害和磨难。本来它们就是为我们而来，为我们而动，为我们而存在，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修去人心，修去执着，同化大法，救度众生，成就修炼人的果位。问题就在于：我们修炼人明知这个理，任何生命都是为大法而存在，任何生命都不能迫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邪恶、邪党为迫害大法与同修，掀起了多少次狂风巨浪，而在邪恶掀起的每一次恶浪中，都有一些同修遭受残酷迫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个问题确实值的深思：正法到最后阶段的今天，为什么邪党还能迫害我们的同修，到底是我们哪儿没做好？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这个问题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头脑不清醒。一有同修被绑架，心里就紧张，难受，痛苦，深怕再有同修出事，赶紧给同修传递消息，让他们采取措施防范，根本没悟到这种做法是用人的观念想出来的自保手段，不仅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且还起到了配合邪恶的作用。后来，反复学习师父各个时期的讲法和经文，不断和同修交流、切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

天到看守所发正念，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就不允许你邪恶破坏！我想邪恶一定自灭，同修一定会平安回来。

我一直认为，那些邪悟的，没有回不来的。邪悟的不就是被邪魔烂鬼控制了吗，大家整体发正念，把邪悟的人背后的邪魔烂鬼除尽了，这人不就悟回来了吗，特务都能让他在正的场中变成充满正念的人，何况曾经那么坚定的修过大法的人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修被绑架后，有的在说被绑架同修如何如何不足；有的反对近距离发正念；有的不敢贴不干胶；有的不敢提供被迫害资料，怕自己被迫害，使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成为空白；有的根本就是不愿意，随心所欲，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更多的是在家发发正念，发几天就不了了之了，这种心态怎么能够解体邪恶、救出同修呢？这两年来看营救成功的，都是整体配合的结果。而直接参与的同修放下生死、坚持到底的金刚意志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实直接参与的同修的辛苦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付出？

回想九九年天津同修被抓，我们去了北京，那是在宇宙中永远都不灭的四·二五精神！然而，现在有同修被迫害，有多少人去派出所、去看看守所、去劳教所、去监狱要人、发正念，真正的为同修用心？有多少人想过迫害他

（她）就是迫害我？有多少人把他（她）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多少人真正表现出“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的觉者姿态？有多少人还坚持着“四·二五精神”？是，大法弟子都在不同成度的做着三件事，但是从对被绑架的同修的对待上可以衡量出整体的状态、个体粒子的境界及对法的领悟。有人说如果四·二五去了一定的人数，这场迫害发生不了。而现在时不时的还有同修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那就是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在被各种人心所操控，从而使我们整体的人数不足、力量不足。

我听说一个小地方，如果有同修被绑架了，那地方大法弟子都去要人，最后不但人要出来了，电脑、打印机都要回来了。还有一个地方，一同修被非法批捕，那地方的所有同修都拿起笔来写信，要求、命令坏人立即无条件放人。结果真放了。这就是说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大的不可估量。

我过去也曾经在安全上有很多顾虑，使自己与整体间隔着，有什么事时，别人找我很困难，我也就无法更好的参与整体的事。后来才突破，特别是在看《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我看到了这个很不好心使我不能配合整体，羞的脸都红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不去的人心把自己置身于整体之外。

难以达成共识，相互推却。可是那个亲自干出来又亲自送上门来的同修，迎着刺骨的寒风，心里是一种什么心情，没人想过。

但是当资料点同修实在是忙不过来、提出来让家中的同修来取的时候，看到家中同修脸上的那种难看的面容，资料点同修又是何等的难过。

有的同修很勉强的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可是一旦有了什么意外或是被邪恶迫害着了，那股子怨气一下子就发泄到你的身上。

资料点工作繁多，对于学法来说，就是一定的干扰。对资料点上的同修如果说是背法，我觉的真是有点好高骛远了，这种说法一点不为过。

把学法当成解渴，这是很多资料点同修的长年甚至几年了的做法。这是邪恶对他们下手的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空当。往往不象很多同修说的他们不学法或忽视学法，而是他们根本无法学法。如此繁重的工作还需要旧势力来迫害吗？！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事要干，如果没有这么多同修的等靠，自然学法就会跟的上，也就不会生出那个强烈的干事心来。如果同修都能真的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争先恐后各显神通，那么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别同修的功利心、显示心、欢喜心了。谁也不比谁差，谁也不比谁强。一切人的因素都将自行解体。

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起那个劳动模范就是因为你工作干的好还要遭到别人的冷嘲热讽，“现在劳模都不好当：你是劳模你干的行，你要早来晚走，这活儿都你干吧，你干的好，我们不行，冷嘲热讽，好人都不好当。”象这种说法我们同修也是没少说过，只是说的能委婉一些。特别是那些资料点的同修或是协调人，他们几年的处境何尝不是这样：你们资料点同修干的好都你干吧，我们不行。

我想我们真的为了资料点的同修负责或是那个协调人负责，真的为了他们好，那就不仅仅是盯着他们“吃供养”这个问题转圈了，而是要真的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胸怀负起那个责任来，在大法工作这方面尽心尽力帮帮他们。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我说的这些并不是给所有资料点的同修的人心来掩盖或找借口，法是有标准的，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要由自己来负责。精進的同修在哪里都会精進，在哪里都会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开创出一片蓝天来。不是说呆在资料点就精進了，离开资料点就不能精進了。再说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以师父正法的需要为基点的吗？资料点的本身并没什么固定的概念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要吧资料点的概念固定下来，好象有了什么“特权”或是“优势”；那么家里的同修也不要

认为资料点的同修他们“格外”或是“万能”似的，在心性与法理上就要特殊的要求他们，在工作上就要什么都能胜任，两只眼睛不停的盯着他们。如果你能把盯着他们那种高标准的要求反过来衡量自己，说不定你比他们还优秀。

其实这一切不都是资料点的同修或是家里的同修的一些人心的表现吗？如果我们都能放下各自不同的人心再向前一步，整体的环境一定会更好。

在这里我有一种想法，希望所有的同修都来关注一下资料点的同修或是一些协调人的生活问题。这里说的生活问题不是常人的生活问题，而是修炼中的生活问题。超长与超繁重的工作还要伴随他们多久！这样的环境已经伴随他们走过了七八个年头。都是我们自己的同修，你真的替他们考虑过吗？！

更希望那些已经发现他们存在一些问题的同修，请不要再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与做法对待他们的问题。如果你的发现他们存在问题，你就主动的和他们交流交流，把他的事当成你的事。无论是大法工作或是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不要去回避。因为你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他好为了整体好，这也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与风范。如果你发现他们“吃供养”，你就找他们谈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吃供养”而不去找一份工作去干。如果谁说大法工作太忙脱不开身，那么

你就主动的帮他挑起一部份工作来；或是你主动的和其他的同修交流一下都来主动分担一部份证实大法的工作，因为证实大法工作本身就不是哪一个人或是那一部份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如此的话，就是人人有责任主动承担起这一切来。

那些总想找借口不做证实大法工作的同修其实是最傻的，再也没有比这种生命更傻的了。因为你是知道大法真相的生命，却又不努力，这是悟性最不好的。正法的过程瞬息即过，为什么不抢着多做一点呢？这是宇宙中永远不会再来的机会。如果在正法过程中你失去了证实大法的机会，那是你的生命最直接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损失。你失去了这个正法过程，就等于失去了一次生命再生的机会。

技术上的等靠

也许有的同修说建立家庭资料点并不难，难是难在没有技术上。我说技术上并不难，难是难在心性上。技术上可以学来，可是心性上无法学来，那是修来的。如果你心性上有了就已经什么都有了；如果你什么都有了就是心性上没有，那还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实际环境中，正是如此，那些往往你看起来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同修往往什么工作都不敢靠前。而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同修却意外的干起了家庭资料点。

在我接触的想建立家庭资

多少的同修还是处于一种初期的只想从大法中解决个人的问题的思想在修；又有多少的同修还是停留在让资料点的同修来解决资料的问题在修；又有多少的同修是抱着怕自己遭受迫害而把自己本应承担的工作推给他人的心态在修；又有多少的年轻力壮有知识有能力的同修，硬找理由与借口把一些小型资料点的工作推给那些七老八十没文化没条件的年老同修来做呢？又有多少的同修，就连自己需要的师父的讲法与经文，还要等着协调人捧到你的家门来？

这些问题已经几年了，还要等师父亲口说出来吗？在这里没有指责，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修炼本来就是自愿的。想这些问题反映出的人心不修去就可以圆满吗？问问自己也会很明确的。什么困难、什么执著，还不都是一个“私”。

由于自己不够精進与时间的问题，这篇文章写了八个多月。为了安全的需要，其中的一些人与事都已经特意修改了。写的这些不敢说也谈不上对同修能有所帮助与促进，但希望一些问题能从新引起同修的思考，也包括我自己。

对自己的语言过失，希望同修给予理解，毕竟自己的心性所限，有待日后的修炼路上不断努力。

如果每个同修都能抢先早走一步，那么整体就会走向圆满早迈进一千大步。

谢谢师父的慈悲照料，谢

谢同修的无私关注。

做整体一粒子

文 / 保定大法弟子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我们五人去北京国务院上访，途中我们就说好：我们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都不分开。带着这一正念到了信访办，一到大门口，一大群便衣就拦住了我们，问我们是哪里来的，要我们的身份证等，我看男同修的手有点发抖，就上前一步把问话接了过来。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男同修带到大门里去了。我们中一人说：把他带走不行，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分开。于是我们四个女的冲出阻挡，进到大门里，来到男同修身边。便衣见我们在一起，又把男同修带到大门外的警车里，我们又跟到警车旁，我们站在警车旁跟他们讲真相。我们的行为也在鼓励着男同修，男同修也做的特别好。最后恶人用尽了招术，无可奈何的说：你们走吧，十天后再给你们个答复。我们也悟了悟，就回去了。那天我们几人一组，共百十号人去上访，回来的寥寥无几，而我们五个毫发无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这件事让我联想到目前整体的状态，如果一个同修被绑架，所有同修都发出一个强大的正念：我们是一个整体，决不允许邪恶迫害，你邪恶把同修弄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弄到派出所，我就到派出所要人；你弄到看守所，我就每

修的人心与人的状态来维持着滋养着这些邪恶与这场迫害呢！

我认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法上还不是真的明白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心性上就是私心太大，与师父说的“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象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

（《导航》）相差太远。

* * * * *

自己想写的很多，现在就写这些。文章不在于长短，话不在于说的是否好听。总之能够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本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写的。在师父正法的最后，这时也想起了自己几年前悟到的师父一段讲法。师父在讲“玄关设位”的时候讲到那个玄关的最后一关就是“命门”。那个命门不震开，这个丹的能量就释放不出来。这个命门就象层层铁门一样。我当时悟到这个命门就象一扇生命之门，能出来这个门就是生，不出来这个门就是死。而能否冲出这扇门就象修炼人能否真正冲破放下他的那个私心一样。师父说：“人的命门是极其关键的主要的大窍，道家叫窍，我们叫关。主要的一大关，那真是铁门，无数层铁门。”（《转法轮》）

每当想起师父的这句话觉的意味深长，自己的心里顿时

沉重起来。自己能清醒的体悟到师父的这段法理对一个真修者的要求，总的自己真的有点不敢想，法的要求如此之高之正，所以心里就添了几分沉重。修炼到这时自己不再被一个修炼者的枝枝杈杈的表面体现出来的执著所迷惑，而是一眼穿透这一切，直达生命一切变异的根本——“私的因素”。一个生命无论如何的千变万化，或是一个修炼者的执著如何的表现不同，还不都是一个“私”吗？就连一个生命他所能达到的自身智慧的极限都决不会超越他自身所存在的“私”的极限。因为一个生命的智慧与他的私心本身就是一种并存的关系，这或许本身就是一种相生相克的互动关系。但是作为一个生命往往很难看到这一点。私就是所有生命的终结与劫数，就包括那旧势力。一个生命的自身的私就足以解体他自己，无需神的惩戒。神对一个生命的惩戒，那是否是为了就是给所有其他生命所展现的一种因果关系，同样不失为神的伟大慈悲。

当自己知道这一切，又觉的自己与修炼的标准又是多么遥远，可是时间又是如此的紧迫，心里真的不敢放松怠慢。好象这种紧迫已经不能用时间这个概念所能衡量了。

结合自己在修炼中的工作，联想到这个“私”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其实方方面面的哪个方面还不都是一个“私”在背后作怪。直到今天，又有

料点的同修中，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同修认为如果哪个技术精湛的同修教教我，我这资料点就干起来了。这就象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我练功没得到真传，哪个老师教我点绝招，来点高级的手法，我这个功就长上去了。”往往我们也是把这些事当成常人的事了。

“我会了”

先和同修谈谈自己在技术方面修炼的过程与经历。

在我起初来到外地一位资料点的同修老王那儿跟他学习电脑的时候，同修一见面就问我：你有基础吗？我说：没有。同修叹了一口气，脸上显出为难的情绪。

我只有初中的文化，以前对电脑这些东西很不感兴趣，所以对电脑从来就没有动过。几天学下来，我的脑子一团迷糊，分不清哪里与哪里了。

每教完一个操作后，老王就让我练习给他看。他一操作完就问我：会了没有？我连忙点头说：会了会了。老王说：那你练习我看看。可是我两手一放在笔记本电脑上，除了两眼直盯着屏幕外，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老王又问：你怎么不动手呢？我说：我忘了怎么操作了。老王说：你不是说会了吗？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是真的想“会了该多好”！所以自己一定要说：会了，因为我自己说出来的是自己那个坚定的信念——“我会了”。

无论老王教我多少遍，问

我多少遍，我总是很坚定的说“我会了”！在那时候其实自己真的还不会，但是为了不愿意让老王感到教我的为难，让他感到一份轻松，同时也急切的希望自己能尽快的掌握这一切，让自己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无论自己认为眼前面临的问题有多难，我从来不说“我不会”，我只会说“我会了”或是“我忘了”。

大约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大脑觉的突然的清醒起来，一切不适的感觉都消失了，好象大脑一下子透了气。面对这一切新的知识，觉的不再象是以前的陌生，能够很有信心的胜任这一切了。后来才明白，是师父已经给了自己苦苦想要得到的这一切。

我大多的时间是每天戴着耳机十多个小时的看“开天辟地”学习盘，还有看老王给我买的电脑知识的相关书籍。一天下来两个耳朵眼被耳机顶的生痛。晚上老王睡着了，我还躺着考虑着白天他教我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解不开的问题。一晚上只睡两个多小时的觉。

有一次老王教着我排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也难住了老王。我俩两三天没有攻克这个难点。晚上我思考着这个问题睡着了，梦中有人告诉我，就是那里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就根据梦中的依稀的印象，把“页面设置”中的一个选项改了过来。问题彻底的解决了。这是令老王都感到非常惊喜的

一件事。我第一次看到老王发自内心的笑，他说：我也是干了好长时间了，这个问题没解决，让你给解决了。

这是我后来在钻研技术方面心理上一个很大的奋起点。那时候虽然还没听过师父讲的没有智慧师父给的这些法理，但自己很坚信一点“用心”就是解决技术方面难题的万能钥匙。这时候更加明白，大法弟子的“用心”成度是对一个大法弟子的一个最直接的检验。

你修炼的毅力与决心、对师对法的坚信成度、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救度众生的迫切感，都会从一个人的“用心大小”中展现出他真实的一面。你的“用心”就是你的正念与心性的体现。“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自会根据你的心性给你救人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智慧就是来源于心性，你的用心也影响着你的心性。

老王走后的那段时光里，如果我能够得到同修教给的一点技术就别提有多高兴了，象寻了宝贝似的。虽然从法理中明白同修教给自己技术也是很自然很应该的事，但是自己对教过自己技术的同修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感激！因为这种心理，自己对同修给予的学习机会与技术就格外的珍惜！这时候自己有所领悟：一个修炼人的虔诚也体现着他的心性，虔诚的本身也是一种佛性的体现。

平时我们看到的搞技术的同修往往表现出来的只是他一

手娴熟的技术，却很少体悟与理解他为建立资料点所得到这些技术过程中的艰辛不易。我所知道的这些搞技术的同修中，很多高手也是新手。就是除了极少极少数原来他们就是这方面的人才外，绝大多数都是修炼过程中速成起来的新秀。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文化与相关的基础知识或是一个聪明的大脑，但是他有着大多数同修所没有或不敢想象的用心与付出。

用心与付出

用心与付出，说白了就是吃苦，你不用心就是你不愿意吃苦，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后来我也教过不少同修的技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有些同修抱着一种对技术的好奇与兴趣的心来学，就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来学的。前者一旦满足了他的好奇与兴趣也就完事了，他会选择性的学与选择性的干，所以最终不会长期稳定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后者他会以一种常人的投资的心态来面对他的技术问题，一旦发现“投资”很大但是见效太慢，就觉的不划算，放弃了。一般后者的这种心态的同修比较多一些。

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学技术的同修最先具有的就是对修炼的态度与修炼的认识，这不是靠你的技术能改变的了的。

记的我曾经教过这样一位同修技术，有时候我把自己学法炼功的时间挤出来彻夜不眠的教他技术，但是每次回去后

他都不是马上接着对学过的知识练习掌握。不过几日，他再看看自己记的笔记都看不懂了，就再回来问我，我就再从头教他。过后他还是这样毫无长进。

我有时候很不耐烦的说：咱学东西要用心！他说：咱是超常的，需要什么大法就会给咱什么！

他认为要少付出多回报，总等着来个什么奇迹一下子就会了。就象我们有时候在修炼过程中吊儿郎当的，却总想着到最后这个功是否会一下子就上去了，出来个顿悟状态。

我记的师父在法中讲过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苦于自己不识字，但是又着急自己学不到法。所以就苦苦的用心不断的看这个法，看着看着法睡着了。这时她看到师父的法变成一个一个的金光闪闪的大字往她的脑子里飞，醒来后她发现她能识字了。

老太太不就是一个用心吗？

我也记的师父法中讲到宇宙中某些空间的生命，他的修炼的方式是在技术方面体现出来的。当他的心性提高上来后，神就会在他的技术方面有所提升。搞技术的同修他的修炼也会在这方面体现出来。

很多的同修设备出了问题，第一念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如何的找一个搞技术的同修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整体上出现一种强大的等靠，完全陷

入一种对技术上的畏难执著。这样小的会促成这些个别同修的执著，大的会促成他们的磨难。

这种严重的偏离法的现象在一些方面越来越严重。比如有的同修说：真相资料就要那些没有工作的干，那些没有家庭的干，那些流离失所的干，那些“吃供养”的干。反过来说，叫你没有工作，叫你没有家庭，叫你流离失所，叫你吃供养，你能安心干吗！难道你就要长期的让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流离失所、“吃供养”吗！这不是帮着邪恶迫害他们吗！

我想所有搞技术的同修或是资料点的同修，这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如何对待整体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心，这也是必须走正的一段路。一个人面对上百成千的同修体现出来的人心那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除了对自身的心性的认识与把握外，也要对这种庞大的复杂的环境的认识与把握。

正法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但是我们依然对自己的修炼如此的麻木。这是一个令我们每个同修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正法的最后，邪恶仍是如此的猖獗，被迫害死的同修的数字仍是一天天的和往常一样不多不少的增加着。难道这就是我们永远或应该这样去走的证实法的路吗！除了我们平时那个一成不变的消极的心理外，背后又有多少我们每个同